



•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•

苦难历程

(下)

〔苏联〕阿·托尔斯泰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•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•

苦难历程

(下)

[苏俄] 阿·托尔斯泰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第 八 章

五个月来，达莎·捷列金娜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间里。伊万·伊里奇临上前线的时候，给她留下了一千卢布，可是这些钱不久就花光了。幸而楼下有一套住房，里面住着彼得堡一位要员，早在一月就携眷逃走了，搬进来一个机灵的外国人马泰，收买绘画、家具和各种小玩意儿。

达莎把一张双人床、几幅版画和一些小瓷玩卖给了他。这些东西好像保留稔熟的气味一样，保留着往日痛苦的回忆，她却淡然地分手了。过去的一切一切都结束了。

她用卖东西的钱度过了春天和夏天。城市渐渐空了。从彼得堡只要坐一个小时的马车，到姐妹河对岸，就是前线。政府迁都莫斯科。皇宫张着被枪炮打穿了的空窗户望着涅瓦河。街上没有路灯。民兵没有多大兴趣去保护那些已经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。每到黄昏，街上便会出现从前谁也没见过的可怕的人。他们趴窗户窥望，在黑暗的楼梯上乱窜，试试门上的拉手是否结实。要是谁家门户不严，门上没安十个钩子和链子，谁就要倒霉了。听到一阵可疑的沙沙声，便有几个陌生人闯进屋里。“举起手来！”——接着就扑到住户身上，用电线捆绑起来，然后不慌不忙地拿走一包包值钱的东西。

城里发生了霍乱。到了草莓成熟的时候，瘟疫更加可怕：人们在大街和市场上抽搐一阵就倒下了。到处窃窃私语。人们预料将有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。据说，红军战士都把帽子上的五角星倒戴着——这是反对基督的标志，又说在施密特中尉桥上的小礼拜堂，外面锁着门，里面却出现了“白衣人”——这是要发

大水的征兆。人们站在桥上指着大工厂不再冒烟的烟囱——它们立在火红的夕阳里，很像“魔鬼的手指”^①。

工厂关门了。工人参加粮食征购队去了，有的回到农村。街上铺着的石头缝里，都长出了青草。

达莎并不天天出门，就是出去也趁早上——去上市场。那些没良心的芬兰女人，为一普特土豆可以要两条裤子。市场上越来越常常出现红军战士，他们向空中鸣枪来驱散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——卖土豆的芬兰女人和拿着裤子和窗帘的太太们。食物一天比一天难搞。有时，还是那个马泰救了她，拿来一些用旧东西换来的罐头和白糖。

达莎为了减少麻烦，尽量少吃东西。常常起得很早。要是有线，就缝缝衣服，或者找到一本标明一九一三或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书看看，惟一的目的就是什么也不想；不过，更多的时候，还是坐在窗前苦苦思索：说得更准确些，她的思绪一直围绕着一个黑点转悠。不久之前的那场惊吓、绝望和痛苦——这一切现在仿佛在脑子里凝聚成这个跟她毫不相干的硬块——后遗症。她瘦得厉害，就像十六岁的小姑娘。她确实感到自己又像少女了，只是已经失却少女的欢乐。

夏天即将过去。白夜快结束了，喀琅施塔得后面的落照越来越阴沉。从五楼上敞开的窗口可以望得很远：暮色降临的空旷街道、楼房黑洞洞的窗户。家家都不点灯。过往行人的脚步声也很稀少。

达莎想：往后怎么办呢？这种麻木状态什么时候会结束呢？马上到秋天了，阴雨连绵，寒风又会在屋顶上怒号了。没有柴火。皮大衣也卖了。伊万·伊里奇也许会回来……但是，又将是

^① “魔鬼的手指”是民间对箭石的叫法。

愁苦相对、像火炭一样发红的灯、没有意义的生活。

需要鼓起勇气摆脱这种麻木状态，离开把她活埋了的这幢房子，离开这座垂死的城市！……那时，生活中将会出现新的东西。这一年来，达莎第一次想到“新的”。她一发现自己有了这种想法，心情激动起来，惊奇不已，仿佛透过灰心绝望的帷幕又闪耀出阳光灿烂的广阔天地的光辉——这正是她那次在伏尔加河的轮船上所梦想的境界。

接着，开始日日思念伊万·伊里奇：她怀着一种新的、近似姊妹的感情怜惜起他来，怀着惋惜回忆起他那耐心的关怀，他那毕竟对任何人都没有妨碍的好心肠。

达莎在书橱里找到别索诺夫三本白色的诗集——这是完全化为灰烬了的回忆。将近黄昏的时候，在一片寂静中，燕子像黑箭似的从窗前掠过，她读着他的诗篇。她从这些诗篇里找到了抒写她自己的悲愁、孤独的词句，找到了将在她的坟头呼啸不已的黑风……达莎沉入幻想，然后哭了一阵。第二天早晨，她从箱子底的樟脑球中间翻出结婚做的衣裳，动手翻改。跟昨天一样，燕子飞来飞去，太阳发出暗淡的光芒，在一片沉寂中，远远传来稀稀落落的敲击声，有时传来一阵破裂声，不知是什么东西沉重地倒在马路上：大概是胡同里有人在拆木头房子。

达莎不慌不忙地缝着衣服。她手指太瘦了，顶针直往下掉，有一次差点儿落到窗外。无意中想起，她正是戴着这根顶针坐在姐姐家前厅里的一个木箱上，吃着果冻面包。那是一九一四年的事。卡佳跟丈夫吵嘴，动身去巴黎。她戴着一顶小帽，上面插着一根既惹人喜欢、又显得无求于人的羽毛。她已经走到门口才转过身来，看见达莎坐在箱子上，猛然想起来。“达纽莎，跟我一块儿走吧……”达莎没跟她走。可是现在……恨不得一步走到巴黎……达莎是从卡佳的来信中了解巴黎的：它是天蓝色

的，像丝一样柔软光滑，像装香水瓶的纸盒一样散发着香气……她一边缝衣服，一边激动得直叹气。马上走！……听说没有火车，还不准到国外去……徒步走试试，背上一个背包，穿过森林、高山、田野、碧蓝的河流，经过一个个国家，一直走到那美妙、优雅的城市……

她甚至落下几滴泪。多么傻，啊，多么傻！到处是战争。德国人正用大炮轰击巴黎。真想入非非了！难道不让人过平静和欢乐的生活，是公正的吗？……“我做什么对不起他们的事了呢？……”顶针滚到沙发椅底下，透过泪水，太阳的轮廓扩大了，燕子像在旷野里似的尖叫着，飞来飞去：燕子是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的——它们只要有苍蝇和蚊子吃就行……“可我一定要走，一定走！”达莎哭起来……

后来，过道里传来几下稀落而固执的敲门声。达莎把针和剪刀放在窗台上，把正在缝的衣服攥成一团擦干眼泪，扔到沙发椅上，走去询问——什么人敲门……

“达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·捷列金娜住在这儿吗？……”

达莎没回答，趴到钥匙孔向外看。外面的人也俯下身，对着钥匙孔小心翼翼地说：

“给她捎来一封从罗斯托夫来的信……”

达莎马上打开门。走进一个陌生人，穿着一件揉皱了的上兵大衣，戴着一顶破制帽。达莎害怕了，向后退了一步，伸出双手去推他。那个人急急忙忙说：

“看在上帝的面上，看在上帝的面上……达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，您认不出来我了？……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

“库利切克，尼卡诺尔·尤里耶维奇……律师助手。您总该记得谢斯特罗列茨克？”

达莎放下手，仔细打量这张好久没刮、鼻子尖尖的瘦脸。他那专注而机灵的眼睛皱起鱼尾纹，说明他已习惯于小心谨慎，歪着嘴，说明他的果决和残酷。他像一只小野兽，正在窥探有没有危险。

“难道真忘了，达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……我为您去世的姐夫尼古拉·伊万诺维奇·斯莫科夫尼科夫当过助手……曾经热恋过您，您当时一顿训就把我撵跑了……想起来了吗？”他突然憨厚地笑了，这种笑容颇有些被遗忘的“战前的”神态，达莎全都想起来了：平坦的沙岸、暖和和、懒洋洋的海湾上空充满阳光的雾霭、自己那副“碰不得”的架势、连衣裙上系着少女的蝴蝶结、爱上了她的库利切克，而她出于少女的高傲根本瞧不起这个人……还有沙丘上日日夜夜煞有介事地喧响着的高大松树的气味……

“您变得真厉害。”达莎用颤抖的声音说，向他伸出了手。库利切克机灵地托住，吻了一下。尽管他穿着一件步兵大衣，可是一看就知道，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骑兵里当差。

“请允许我交给您一封信。请允许我找个地方把皮靴脱下来……这封信，请原谅，藏在包脚布里。”他意味深长地瞥了达莎一眼，跟在她身后走进一间空屋子，坐在地板上，皱紧眉头，往下脱一只肮脏的皮靴。

信是卡佳写来的，就是她在罗斯托夫交给捷季金中校的那封信。

达莎读了头两行，就尖叫了一声，用手抓住喉咙……瓦季姆阵亡了！……她一目十行地把信看了一遍。然后又贪婪地读一遍。她浑身无力地坐到沙发椅的扶手上。库利切克规规矩矩地站在一旁。

“尼卡诺尔·尤里耶维奇，您见到我姐姐了吗？”

“没见到。信是一个人在十天前交给我的；这个人说，叶卡捷琳娜·德米特里耶夫娜离开罗斯托夫已经一个多月了……”

“我的天哪！她现在在哪儿？她怎么样了？”

“遗憾得很，没法打听清楚。”

“您认识她丈夫吗？瓦季姆·罗辛！……阵亡了……卡佳在信里说的——啊，这有多么可怕！”

库利切克惊奇地扬起眉毛。信在达莎细瘦的手里一个劲儿打颤，他接过来，用眼溜了一下，看到关于瓦列里扬·奥诺利告诉卡佳丈夫死了那一段……库利切克的嘴角不怀好感地向上一撇：

“我向来认为，奥诺利为人卑鄙……照他的说法，罗辛是在五月死的。对吧？这就太奇怪了……可我好像后来还见到过他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”

但是这时，库利切克探出他那犷恶的鼻子，用尖利的目光逼视着达莎。不过，这种凶相只流露一刹那。达莎那急得如火的眼睛、扣在一起的冰冷的手指，最清楚不过地表明，在这里是安全可靠的：尽管她丈夫是红军军官，可她绝对不会出卖他。库利切克凑到达莎眼皮底下问：

“屋子里只有我们俩吗？（达莎匆忙点点头：是的，是的。）听我说，达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，我对您说出我的秘密，就使我的性命掌握在……”

“您是邓尼金的部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达莎把手指捏得嘎巴响，愁苦地望望窗外——望望那高不可攀的蓝天。

“在我家里，您不必担心……”

“这一点我相信……我想求您让我在这儿住几天。”

这句话他说得很坚决，几乎用威胁的口吻。达莎低下头：

“好吧……”

“不过，要是您害怕……（他往后退了两步）不会吗？您不会害怕吧？（又往前凑凑）我明白，我明白……不过，您没什么值得怕的……我很小心……只在夜里出去……没一个人知道我在彼得堡……（他从制帽的里子里取出一份红军证）在这儿……伊万·斯维谢夫。红军战士。证件是真的。我自己搞到的……对了，您想知道瓦季姆·彼得罗维奇的情况吗？照我看，这里面有点儿问题……”

库利切克一把抓住达莎的手，握得紧紧的：

“这么说，您是跟我们站在一起了，达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？好，谢谢。一切知识分子、一切受侮辱、受折磨的军官，都集合在志愿军的神圣旗帜下。这是一支英雄的军队……您将会看到：俄罗斯会得到拯救，拯救它的将是这些白手。那些蛮横霸道的巴掌，让它们赶快从俄国滚开！不要再搞温情主义了。劳动人民！我刚刚坐在火车盖顶上走了一千五百俄里。算看到劳动人民什么样了！纯粹是野兽！我敢肯定说：只有我们屈指可数的英雄，才在自己心里怀念着真正的俄罗斯。我们将用刺刀把我们的法律钉在塔夫利达宫^①的正门上……”

达莎被这滔滔不绝的话弄得不知所措……库利切克伸出黑黑的指甲向空中刺去，讲得嘴角上白沫横飞。想必是由于他坐在火车盖顶上沉默太久了的缘故。

“达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，我对您什么也不隐瞒……我被

① 塔夫利达宫在列宁格勒，原为俄国杜马的会址，二月革命时曾在这里召集首都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。

派到这儿，到北边，为了侦察情况和招募人员。很多人还不了解我们的力量有多大……在你们的报纸上，我们不过是白卫军匪帮，可怜的一小撮，用不了一两天就会把我们地球上彻底消灭……怪不得很多军官都不敢来……可您知道在顿河和库班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吗？顿河阿塔曼的军队，像滚雪球似的不断扩大。沃罗涅日省已经把红军赶跑了。斯塔夫罗波尔正受攻击……我们指望不久阿塔曼克拉斯诺夫就会进军伏尔加河，攻占察里津……不错，他跟德国人勾勾搭搭，不过这是暂时的……我们邓尼金部队，正在像参加阅兵式似的向库班南部挺进。托尔戈瓦亚站、季霍列茨站和大公站，都被我们占领了。索罗金被打得落花流水。所有的哥萨克村庄都欢天喜地迎接志愿军。在白土站一带，我们进行了一场马麦大战^①，我们踏着堆成山的尸体前进，连您最恭顺的仆人也是血浸到腰。”

达莎望着他的眼睛，吓得脸色苍白。库利切克傲慢地笑了笑：—

“您以为这就算完了吗？这不过是报复的开始。大火将燃遍整个国土。萨马拉省、奥伦堡省、乌法省、整个乌拉尔，都将陷于火海。农民的优秀分子自己组织白军。整个伏尔加河中游落在捷克人手里。从萨马拉到海参崴，到处是暴动。要不是该死的德国人，整个小俄罗斯会团结一致起来反抗。伏尔加河上游的城市都是火药库，只差放导火线了……我不会让布尔什维克再活上一个月，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”

库利切克兴奋得颤抖起来。现在他已经不像小野兽了。达莎望着他的脸，这张鼻子尖尖的脸，被草原的风灼烫过，在战火

① 马麦是金帐汗国的汗王，一三八〇年被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击败于库利科沃战场，史书称“库利科沃战役”。

中受过锻炼。这是一种火热的生活闯入她透明的孤独中。达莎感到太阳穴疼得要命，心也跳得厉害。当他龇露出细小的牙齿卷烟时，达莎问：

“你们会胜利的。不过总不能永远打仗……以后怎么办？”

“以后怎么办？”他深深吸了几口烟，眯缝起眼睛。“以后还要跟德国人打，直到彻底胜利，我们将以最伟大的英雄身分参加和平会议，以后再靠协约国、整个欧洲的共同努力重建俄国，恢复秩序、法律、议会和自由……这都是将来的事……不过目前……”

他突然用手抓住右边的胸口，摸摸军大衣里面的什么东西，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掏出一块撕成两半的硬纸壳儿——从纸烟盒上撕下的盒盖——用手指头摆弄了几下。他又用炯炯的眼神逼视着达莎。

“我不能冒风险……您看，是这么回事……你们这儿街上常常搜身……我把一件东西交给您。”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张硬纸壳儿，从里面取出一张用名片剪成的不大的三角形。上面用手写着两个字母：O 和 K……“您把它藏起来，达丽亚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，要当最神圣的东西保存好……我会教给您如何使用它……请原谅……您不害怕吗？”

“不怕。”

“好样儿的，好样儿的！”

达莎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她竟然被一种强烈的意志所支配，卷进波及两京和大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的所谓“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”的阴谋中心。

库利切克作为邓尼金大本营的密使，行为轻率得几乎不可思议：没谈上几句话，竟然完全信任一个并不太熟识的女人，一

个红军军官的妻子。不过，他从前曾热恋过达莎，现在望着她那双灰色眼睛，也不能不相信她，因为这双眼睛在告诉他：“请相信我好了。”

当时支配人的意志的是灵感，而不是冷静的思考。事变的风暴在咆哮，人的海洋在汹涌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拯救正在下沉的轮船，于是站在颠簸的舰桥上，挥舞着手枪指挥：右舵或左舵。当时似乎觉得无边无际的俄国周围到处都是白卫军的人马，只不过是一种错觉。眼睛由于仇恨而模糊了。错觉所产生的幻影，便在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中出现了。

正是这样，有人觉得，布尔什维克马上会垮台，是毫无疑问的事；他们觉得干涉军队已经从世界各地乘船出发，赶来支援白军；他们觉得一亿俄国农民准备为立宪会议祈祷；他们觉得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帝国各个城市只等一声令下，便会赶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，第二天就恢复秩序和议会的法制。

从只带着一套换洗衬衣逃到南方去的彼得堡贵夫人，到那位无所不知的米柳科夫教授^①，所有的人都在欺骗自己，梦想着那些幻影；比如那位教授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了事件发展的历史前景，现在正含着傲视一切的微笑等待事件的结果。

所谓的“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”，就是相信这些令人宽慰的幻影的组织之一。这个组织是在一九一八年初春，委任的阿塔曼卡列金自杀、科尔尼洛夫率军撤出罗斯托夫之后，由鲍里斯·萨文科夫^②建立的。这个同盟仿佛是志愿军的地下组织。

这个组织的首领，就是难于捉到、秘密活动的萨文科夫。他

① 米柳科夫(1859—1943)，俄国政治活动家，历史学家，立宪民主党的创办人之一，任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，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。

② 萨文科夫(1879—1925)，反动政客，曾加入社会革命党，后来跟邓尼金勾结，从事反革命地下活动，发动叛乱。

常常染了胡子在莫斯科串来串去，穿着一件英国式的军装上衣，扎着黄色的护腿套，罩着保护色大衣。“同盟”采取军队编制：参谋部、师、旅、团、反间谍机构和各种勤务部门。在参谋部里坐镇的是佩尔胡罗夫上校^①。

盟员的招募工作，按照严格的秘密方式进行。每个人只能认识另外四个人。事情一旦暴露，只会有五个人被捕，不会牵连别人。参谋部所在地和领袖的姓名，对所有的人都保密。凡是要求加入同盟的人，都由团长或其他首长登门拜访，询问情况，预付一笔费用，将住址编成密码，记入卡片。这些卡片上用圆圈表示盟员的数目，标明住址，每周向参谋部汇报一次。检阅力量在林荫路的纪念像跟前进行，这时，前来参加检阅的盟员，或者按特定方式敞开大衣的前襟，或在大衣上规定的地方系一根带子。联络员都发给一个用名片剪成的三角形，上面写着两个字母：第一个字母代表暗号，第二个字母代表城市。在交验证件时，必须把这个三角形跟原来从上面剪下三角形的纸片对好。同盟拥有相当多的情报人员。四月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出决定，停止怠工并参加苏维埃机构的工作。这样一来，盟员就钻进国家机关的中心。有一部分人还混入莫斯科的民兵队伍。连克里姆林宫里也安插了坐探。他们渗透到军事监察机关里，甚至打入最高军事会议。克里姆林宫似乎被他们的情报网牢牢缠住了。

当时以为，德军元帅埃赫霍恩的军队占领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。尽管盟员中间有强大的亲德流派——他们相信世界上只有德国的刺刀厉害——但总方针仍然是依靠协约国。同盟参谋

^① 佩尔胡罗夫(1876—1922)，俄军上校，曾策动雅罗斯拉夫尔叛乱(参看第十章)，失败后投高尔察克，后被处决。

部甚至规定了德军进入莫斯科的日期——六月十五日。因此决定放弃攻取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打算，把同盟的军队调往喀山，炸毁莫斯科近郊的一切桥梁和水塔，在喀山、下城、科斯特罗马、雷宾斯克、穆罗姆发动暴乱，跟捷克人会师，以乌拉尔和富饶的外伏尔加地区为基地，开辟东方战场。

达莎听信了库利切克的话，甚至他说的每一个字；俄国的爱国者——或者按照他的叫法，叫做精神骑士——正在为伟大的目标而战斗，将使那些厚颜无耻的卖土豆的芬兰女人永远绝迹，将使彼得堡的大街灯火辉煌，将使华装丽服的快乐的人群上街游逛，而在悲观失望的时候，可以戴上小帽，插一根羽毛，乘车去巴黎……将使夏园附近的旷野里不再出现“蹦达蹦”。将使秋风不再在达莎儿子的坟头呼啸。

这些诺言都是库利切克喝茶聊天时答应她的。他饿得像狗似的，把她储存的罐头吃了一半，甚至拌着盐吃生面。一到天黑，他就带上门钥匙，不知不觉地溜走了。

达莎回到卧室去睡觉。拉上窗帘，躺下来，就像在难捱的失眠时刻经常发生的那样，各种念头、形象、回忆、突然的领悟、热烈的悔恨，一齐争先恐后、你推我搡地奔凑而来……达莎辗转反侧，把双手伸到枕头底下，忽而仰着，忽而趴着……毯子扎人，沙发的弹簧顶着肋骨，床单滑落到地板上……

这一夜过得太糟了——像一生一样漫长。达莎脑子里的黑点又复活了，把有毒的根伸向一切秘密的脑海里。可是，为什么会有这些悔恨、铸成大错和犯罪的感觉？她但愿能搞个明白！

直到后来，窗帘有些发青了，达莎在各种幻念的轮舞中旋转得疲倦了，浑身无力，心情也平静了，这才痛痛快快、老实地彻底谴责自己——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。

她在床上坐起来，把头发挽成个髻，用卡子别住，把裸露的

瘦胳膊放到膝盖上，沉思起来……她孤独，她耽于幻想，她是什
么人也不爱的冷冰冰的女人——永别了，你见鬼去吧，你不值得
怜惜……你在夏园跟前受了“蹦达蹦”的惊吓，那是活该，那场惊
吓还不够，应该让你受到更厉害的惊吓……这回你该完蛋
了……现在，亲爱的，你可以乘风飞翔了，飞吧，飞吧，他们让你
上哪儿，你就往哪儿飞吧，他们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干吧……你没
有自己的意志……你只是亿万中间的一个……多么平静的心
情，多么大的解脱！……

库利切克一连出去了两天两夜。他不在的时候，来过好几
个人，都是身材高大、穿着破西装上衣、神色有些惶惑、但都很有
教养的人。他们俯身朝着钥匙孔说出暗号。达莎放他们进来。
听说“伊万·斯维谢夫”不在，他们并不马上走开：有一个人突然
讲起他家的不幸，另一个人请求允许他抽烟，像取什么娇贵东西
似的从带花字的烟盒里抽出一支苏维埃造的发臭的烟卷，夹着
法国腔诅咒那些“鱼鳖虾蟹代表”。还有一个人竟毫不隐讳地告
诉她：他已经准备好一条小汽艇，放在克列斯托夫岛上，在别洛
谢利—别洛泽尔宫旁边，他把珍宝也从保险柜里弄出来了，可就
在这时候，孩子患了百日咳，一个个病倒了……真不走运！……

看样子，他们都喜欢跟这个瘦弱、大眼睛、年轻可爱的女人
聊聊天。临走还吻吻她的手。达莎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些阴谋家
都傻里傻气的，很像哪一出不大高明的喜剧里的角色……几乎
他们所有的人都斟酌着词句地问她：“伊万·斯维谢夫”是否带来
了活动经费？归根结底，他们最为相信“布尔什维克这段愚蠢事
件”马上就要结束。“德国人要占领彼得格勒，哼，真不费吹灰之
力。”

库利切克终于露面了——又是饥饿不堪，肮里肮脏，而且心

事重重。他问他不在的时候，有什么人来过。达莎做了详细介绍。他龇着牙：

“这些卑鄙的东西！都是来支取预付金……这还叫什么近卫军！他们那高贵的屁股舍不得离开沙发椅，指望德国人来解放他们：报告大人，布尔什维克统统吊死了，一切都正常……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……二十万的军官编制，可真正的精神英雄，在德罗兹多夫斯基手下有三千，在邓尼金手下有八千，在我们这儿，‘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’里，有五千。就是这一点点……其他的人都哪儿去了？都把他们的灵魂和良心卖给了红军……还有一些人在熬鞋油，卖烟卷……几乎整个参谋总部都投靠了布尔什维克……太可耻了！……”

他吃饱了拌盐的生面，喝点儿白开水，就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叫醒达莎。她连忙穿好衣服，来到餐室里，库利切克扮着鬼脸，围着桌子来回乱转悠。

“喂，您怎么样？”他对达莎急不可待地喊道，“您能冒险吗？做出巨大的牺牲、忍受千辛万苦吗？……”

“能。”达莎说。

“在这儿我谁也信不着……刚得到不好的消息……需要到莫斯科去一趟。您能去吗？”

达莎只是眨眨眼睛，扬起眉毛……库利切克跳起来，按她在桌旁坐下，自己也坐到紧跟前，膝盖都碰到了她，然后对她讲，到莫斯科要找什么人，口头传达彼得堡组织的哪些情况。他讲得慢而热烈，极力把这些话塞进达莎的脑海里。他让她重复一遍。她顺从地重复一遍。

“太棒了！您真聪明！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。”他又跳起来，使劲搓着手。“那么，您的住宅怎么办？您可以到房管会去说一下，要到卢加去一个星期。我在这儿再待几天，随后就把钥匙交

给主任……好吗？”

由于情况的急剧变化，达莎搞得蒙头转向。她奇怪地觉察到，自己竟然毫不反抗，到什么地方都行，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……当库利切克提到住宅时，达莎回头望望枫木橱柜：“多么灰暗难看的碗橱，跟棺材似的……”不禁想起那些引诱她飞上广阔的蓝天里的燕子。她于是想象到，离开这落满尘土的笼子，飞进疯狂、广阔的生活里，该有多么幸福……

“什么？住宅？”她说。“也许我不会回来了。您看着处理吧。”

库利切克不在时来过的一个人，大高个儿，长脸，耷拉胡，态度殷勤，他把达莎安排到一节硬席车厢上，车厢里的玻璃都打碎了。他俯下身子，用低沉的声音附耳说：“您的功劳不会被忘记的。”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了。临开车之前，还有一些人从火车跟前跑过，用牙叼着包裹爬进车窗。车厢里挤得更厉害了。有人抓到行李架上，有人钻到座位底下，就在那里划着火柴，悠然自得地抽起叶子烟。

火车慢吞吞地爬行着，经过雾气弥漫的沼泽，那里的工厂烟囱已经不冒烟了，经过发霉的池塘。在灿烂阳光下，远处的普尔科沃山一掠而过，在那里，被世人遗忘的富有智慧的天文学家，还有七十高龄的格拉泽纳普本人，继续计算宇宙间星体的数量。矮小的松苗、松林、别墅，也都一闪而过。一连几个车站，再不放任何人上车——派武装人员看守。现在车厢里尽管人语喧哗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达莎坐在两个前线士兵中间，被挤得紧紧的。从上面的铺位上耷拉着一个快活的脑袋，还不时插嘴，参加谈话。

“喂，怎么了？”上铺有人问道，笑得喘不上气来。“喂，您怎